



驚心  
駭目

# 訟師惡稟大全

## 引魚吞餌之惡稟

景世春

洛陽邑紳楊鼎年。以武舉起家。為富不仁。與訟師景世春結怨。積不能解。景設計認流丐某為弟。給美衣食。時楊方以放債收重利為務。景陰令流丐某借之。至期不償。楊無術。怒極令豪奴毆之。竟死。景乃具稟訟於縣。就大辟焉。

為憐死剖冤。事痛弟景世香於某日以事赴戚友。途出楊鼎年家門前。忽被楊氏豪奴。喝令羣輩。將弟世香拽入室。索債細打。編體鱗傷。鞭痕血染。慘不忍觀。葡萄歸家。飲恨長逝。楊某聞訊恐懼。亟倩鄰某封銀百兩買息。切思錢債情。輕人命。律重。因債戕命。賄滅艱甘。叩天檢明正法。哀哀上呈。

(評)詞嚴理正。無可假避。楊鼎年。于是不得不死。心術固不仁。然用以懲奸。豈

惡亦復可取。

### 金刀斷鎖之惡稟

馮執中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所藏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書名 驚心駭目訟師惡稟大全一卷  
撰者 謝方樽等 撰  
卷 冊一  
內容分類 子-小說家-異聞-清  
索書號 大木-法類-獄訟-斷獄-15  
編號 C63936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63936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法類-獄訟-斷獄-15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文本 [驚心駭目訟師惡稟大全一卷](#)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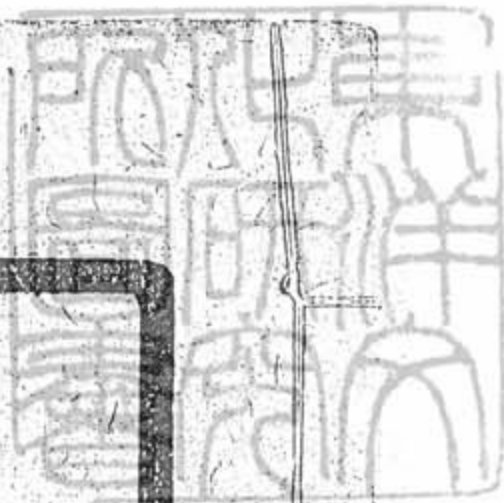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明清訟師惡稟

刀筆大全

芾菴署檢







如意珠

敬亭山題







名 人 題 詞

- |   |      |
|---|------|
| 一 | 江亢虎  |
| 二 | 李執中  |
| 三 | 閻錫山  |
| 四 | 譚延闓  |
| 五 | 袁希濂  |
| 六 | 楊增新  |
| 七 | 傲霜   |
| 八 | 張廣建  |
| 九 | 張半泓  |
| 十 | 八公山人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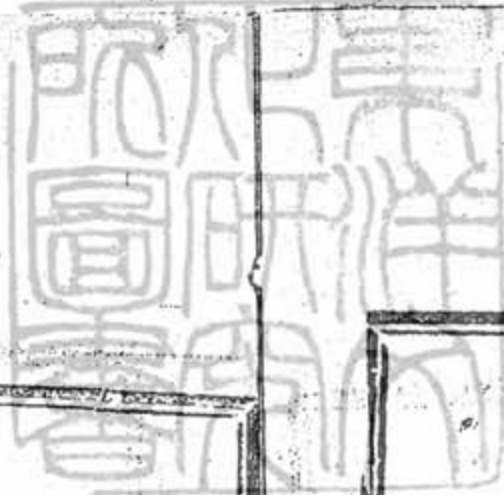
刀 筆 精 萃

江亢虎

刀筆大全  
江亢虎題字

橫掃千軍

李執中題



秦棧手筆  
楚峽一水  
千古  
流傳  
隱





智珠在極

譚延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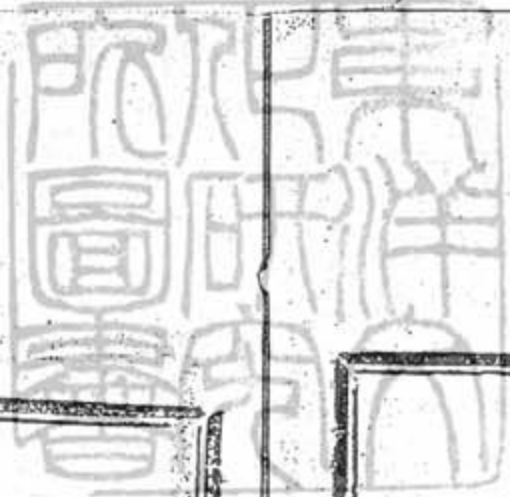
智多星

袁希濂題



筆底翻瀾

楊增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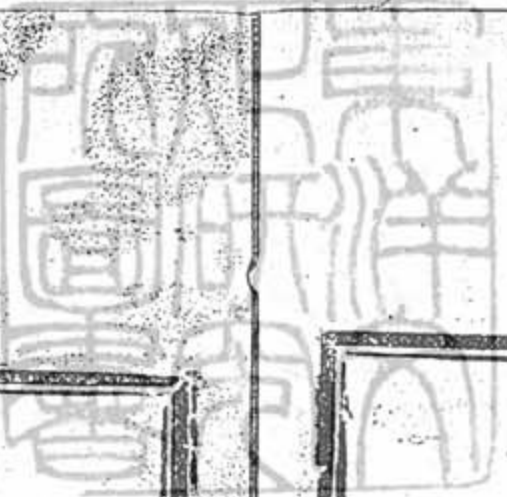
辣手文章

傲霜



集古選粹

張廣建



運妙思出奇

筆顛倒一世



是大罪過是

大功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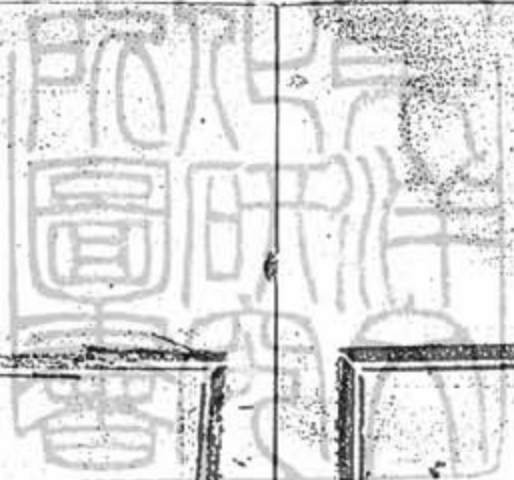
張半泓  
題

生死繫乎心

詞勝敗成于

一語如疾如

雷我言以名





之者之日殺人  
不欠血

八公山人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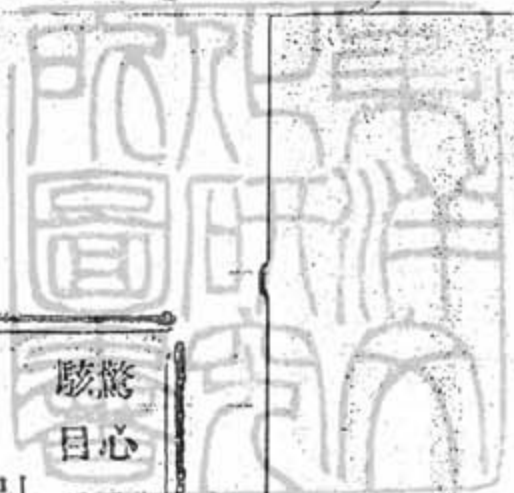
明清兩代

訟師惡稟大全

飯牛翁題眉







驚心  
駭目

訟師惡稟大全目次

引魚吞餌之惡稟.....景世春

金刀斷鎖之惡稟.....馮執中

李代桃僵之惡稟.....金鶴年

妙手迴天之惡稟.....何淡如

無風起浪之妙稟.....趙甌北

金蟬脫殼之惡稟.....謝方樽

含血噴人之惡稟.....張信臣

聲東擊西之惡稟.....陸如尙

平地風波之妙稟.....繆良

舌底翻瀾之趣稟.....繆良

火底抽薪之惡稟.....諸福葆



偷天換日之惡稟.....吳墨謙  
 起死迴生之惡稟.....馮執中  
 移山倒海之惡稟.....郁訟詞  
 空谷傳聲之惡稟.....謝方樽  
 含沙射影之惡稟.....謝方樽  
 狡兔脫置之惡稟.....金鶴年  
 假途滅虢之惡稟.....馮執中  
 泰山壓頂之惡稟.....張文珊  
 背城借一之惡稟.....吳墨謙  
 托樑易柱之惡稟.....楊瑟嚴  
 借兵救主之惡稟.....諸福寶  
 蒼鷹避繳之惡稟.....胡志齋

鵲巢鳩佔之惡稟.....馮執中  
 返敗爲勝之惡稟.....孔式如  
 金丹換骨之惡稟.....朱訟師  
 千鈞一髮之惡稟.....謝方樽  
 追魂奪命之惡稟.....金鶴年  
 縱虎歸山之惡稟.....曹炳文  
 圍魏救趙之惡稟.....謝方樽  
 突梯滑稽之惡稟.....任連芳  
 解鈴繫鈴之惡稟.....金鶴年  
 蘄王歸漢之惡稟.....吳墨謙





駭目心

# 訟師惡稟大全

引魚吞餌之惡稟

景世春

洛陽邑紳楊鼎年。以武舉起家。爲富不仁。與訟師景世春結怨。積不能解。景設計認流丐某爲弟。給美衣食。時楊方以放債收重利爲務。景陰令流丐某借之。至期不償。楊無術。怒極令豪奴毆之。竟死。景乃具稟訟於縣。就大辟焉。

爲憐死剖寃。事痛弟景世香於某日以事赴戚友。途出楊鼎年家門前。忽被楊氏豪奴喝令羣輩。將弟世香拽入室。索債網打。編體鱗傷。鞭痕血染。慘不忍觀。葡萄歸家。飲恨長逝。楊某聞訊恐懼。亟倩鄰某封銀百兩買息。切思錢債情輕。人命律重。因債戕命。賄滅艱甘。叩天檢明正法。哀哀上呈。

(評)詞嚴理正。無可假避。楊鼎年。于是不得不死。心術固不仁。然用以懲奸。豈惡亦復可取。

金刀斷鎖之惡稟

馮執中



邑棍有張仲雲者。無惡不作。積貲甚巨。時邑有方孝廉。亦刁詐之流。魚肉鄉民。將尋張隙。以為敲索之地。會方被盜劫。乃訴於縣。且列張名焉。張大恐。亟乞馮孰中訟師為撰一狀。張因得獲免。

為挾仇誣陷事。身與方某因爭地。結怨不解。前日更霽。誣夥盜重情。以圖嚇詐。不遂所謀。朦混投訴。含沙起於微隙。真膺難瞞。行盜豈無實贓。情理可按。且盜情重大。何待出月具詞。誣陷顯然。叩恩澈究。上告。

(評)心細膽大。詞句爽辣之極。

### 李代桃僵之惡稟

金鶴年

土豪孫仁。專以敲詐鄉人為務。凌君道者。里之善人也。小有田產。孫仁觀之。不得乘會。凌君祖塋。墓樹茂鬱。蔭及鄰田。孫仁遂唆令與訟。凌百計求和。執不止。意非千金賄之不可。凌乃倩金鶴年訟師作一稟。因得不究。固亡保存事。農田事小。傷墳害大。始祖墳山林木。已經二百餘年。屬惡某田上。先

年業主先言。陡惡近買。告伐痛思。蓄木庇墳。如人衣被。亡者賴固。生者賴全。伐木剝衣。子孫何忍。彼告照地。分天某願。存天庇地。均係子民。曲直重輕。仰乞斧斷。上訴。

(評)存天庇地。兩句筆有千鈞。

### 妙手迴天之惡稟

何淡如

何淡如者。襄陽之名訟師也。有某甲與友合夥經商。中途為友拐騙。資本某甲。乃倩何作稟。騙本罪小。當另假辭。乃以拐騙妻本訴縣。

脫騙妻本事。計苦傭積銀二十兩。欲圖婚娶。某惡陳情。餌誘合夥。取魚飲血。立誓決不相負。比以伊慣江湖。罄囊付與。身止伴行。豈期貪謀畢露。拐銀私回。抗討流落外邦。沿途覓食。妻本被吞。絕後罪大。冒死投天。追給千載。叩恩上告。

(評)無中生有。小題大做。細細思之。不期失笑。

### 無風起浪之妙稟

趙甌北



袁簡齋大令風流不羈才絕一時趙雲松觀察戲控於巴拙堂太守太守具筵設席邀袁趙兩公出戲狀詞解之相與大噱

爲妖法太狂誅殛難緩事竊有原任上元縣袁枚者前身是怪括蒼山忽漫脫逃年老成精閻羅殿失於查點早入清華之選遂膺民社之司既滿腰纏卽辭手版園倫宛委佔來好水好山鄉覓溫柔不論是男是女盛名所至軼事斯傳借風雅以售其貪婪假觴詠以咨其饜饕有百金之贈輒登詩話揄揚嘗一嚮之甘必購食單仿造婚家花燭使劉郎直入坐筵妓宴笙歌約杭守無端闖席占人間之豔福遊海內之名山人盡稱奇到處總逢迎恐後賊無空過出門必滿載而歸結交要路公卿虎將亦稱詩伯引誘良家子女娥眉都拜門生凡在臚陳概無虛假雖口風流班首實乃名教罪人爲此列穎具呈伏乞按律定罪照妖鏡定無逃影斬邪劍切勿留情輕則付之輪迴化蜂蝶以償夙孽輕則遞回巢穴逐獼猴仍復原身上控

(評)風流班首名教罪人是。大令一生罪惡無可逃避狀中詞句詼奇新穎直足捧腹

### 金蟬脫殼之短稟

謝方樽

朱婦性蕩而夫貧時有外遇會父死婦乃賄訟師謝方樽作一稟竟得離異爲請死事氏年十六親夫強搶成婚父啣怨鬱鬱抱恨而死若報親讎則難免殺夫之律若從夫存則莫逃不孝之名情極兩難禍起妾身請死

(評)詞有盡而意無窮以法附事毫不牽強所謂以九竅之心運靈機之舌者也

### 含血噴人之惡稟

張信臣

穆某有女娟娟年十八豔而有才適汪姓壻絕痴女自怨自艾遂時歸甯因得與中表錢生結情好鸚鵡鶼鶼刻不能分旋汪子以病歿女遂歸母家不返與錢朝夕溫存家衆咸知之女之翁迫女返女不肯翁怒訴縣女乃覓訟師張信



臣爲撰之稟。竟得如願。翁積憤未幾歿。女遂與錢生成婚。有情人於是成爲眷屬。蓋張某之賜也。其稟曰。

爲請求事。妾十七嫁十八。嬌翁鰥叔。壯順逆兩難。請求歸家。全節上告。

(評)字之如鐵針。針見血。千載而後不能易一字。謂之刀筆宜矣。

### 聲東擊西之惡稟

陸如簡

陳翁嫁女。奩贈千畝。其女及壻均早死。陳靳不與。時女翁新貴。訴於官。陳翁敗。乃倩黃州陸如簡訟師作一稟。遂翻全案。

爲壻女俱逝。贈奩無名事。竊婚姻非賣買之場。奩具乃愛女而贈。今壻女均歿。無子。受奩無人。所有奩田不能給。亦不願給。夫曰。奩則非翁之所得。問夫曰。贈更非訟之所能爭。親翁貴顯。主計必另有人。乞鑒明鏡上告。

(評)就奩贈兩字立論。理足情真。末後借爲出脫。尤見妙手。絃外之音。閱者悟之於心。而不能道之於口。

### 平地風波之妙稟

繆良

繆蓮仙先生。奇才博覽。尤擅滑稽。粲舌如花。觀者噴飯。此稟亦其一也。

爲狂且刃傷十姊妹。竊負而逃。抱屈而伸。代芳魂乞命事。竊某忝居蓮幕。偶寄萍踪。當春光爛漫之時。值嘉卉芬菲之候。如十姊妹者。相依芸館。愁中倩作梅妻。並列蕉牕。客裏權充菊婢。嬌容美貌。弱質堪憐。同氣連枝。貞心共守。我原好色。頻加灌溉之勤。誰復偷香。取肆穿窬之盜。詎有猖狂。豎子排闥而來。公然唐突。佳人巡檐而索。暗藏利器。傷哉。燕剪梨花。強奪柔枝。慘矣。蜂針棘鎖。二喬於臺上遺恨。東吳封三國於宮中。徒悲西蜀。惡如承嗣。借碧玉而不還。捷若崑崙。負紅綃而竟去。遂使金釵十二。箇箇攢眉。致令粉黛三千。朝朝蹙額。凡此忘行。殘虐豈能稍事姑容。伏陳紅杏。尙書維持。衆豔投告。紫薇郎君。保護羣英。庶餘芳獲命於林間。免幽魄含冤於地下。蒲鞭示辱。不足蔽其辜。竹杖輕批。實難紓其憤。按以荼毒。生靈之罪。例諸草菅人命之條。是宜拘禁。後庭先償花債。尤必昭彰。前鑒合置官刑。謹



狀。

管領鶯花平章風月事。惜花御史批。勘得某愛花若命。嫉惡如仇。小子何知。擅敢肆其戕賊。佳人受厄。自應問以抵償。合依原狀施行。庶使後來知驚。此讞。護花使者批。才子多情。為惜花而早起。佳人薄命。恆墮溷以同憐。倘邀芘蔭於芳鄰。不遺葑菲。當念栽培之雅意。未忍摧殘。乃抵觸藩籬。竟致荏符之盜。則殲除逋藪。合興草木之兵。執的紡於庭槐。刑心嚴於箠楚。褫其狂魄。慰彼香魂。此批。

(評)說來俱是道理。可謂善于附會。細讀一遍。不覺狂笑。

舌底翻瀾之趣稟

繆良

供得某蒲柳庸姿。識猶慚於辨菽。芄蘭弱質。性奚解夫尋芳。何期姊妹之行。偏逞女兒之態。芙蓉池畔。舒葩而豔勝六郎。霜雪叢中。芳節則貞逾三友。遂搖動隔牆之影。潛伺玉樓。因而思傾國之容。欲滅金屋。伊人宛在。謂非緣木以求魚。夫我乃

行用是借花而獻佛。劫柳枝於韓氏。沙叱利方喜謀成。遣西子於吳。鍾大夫正誇計得。詎音明妃遠嫁。結好匈奴。翻緣息媯。不言興師。蔡國徒罪。夫綠林君子。不已甚乎。招尤於紅粉佳人。良有以也。矧僅采來。盈把非同。無厭之求。試看插得滿頭。尚屬有情之盜。惟冀原情開釋。庶幾改過自新。從教宋玉。獨居不顧。東鄰之美麗。共仰。召公布化。長留南國之甘棠。望切傾葵。感深結草。供狀是實。

火底抽薪之惡稟

諸福葆

(評)善於出脫。善於伸說。確是訟師筆墨。而滑稽處。直有令人不期忍俊之妙。某翁與孀雌張姓者。爭隙地。翁持賄。孀不得直。竟自縊於翁祖墓側。翁迫而求計於諸福葆。訟師諸曰。事不難。命易。屍上之練鞵。為作一稟。翁遂免於禍。訴為積仇陷害。移屍民地。事竊民於昨晨。過祖墓側。瞥見一屍高懸。民驚呼地。保鄰家。羣識為張姓孀婦。而細細究察。方識移屍。孀之族人。頑悍無理。遽與民為難。且以為民逼勒身死。夫逼人勒命。事豈尋常。誣告挾嫌。律嚴反坐。况民墓四面水



田值茲梅雨連朝。泥濘幾難登陟。而弱質閩人。黑夜焉辯。民墓滂沱。梅雨香鈞。全未沾泥。情事相背。移屍可知。何得含沙。豈容藉口。伏叩明鑒。昭雪上稟。

偷天換日之惡稟

吳墨謙

有淫婦與奸夫共死其夫。割其臉而棄於河。事發將究罪焉。以屍難辯。識延未定。讞婦託人轉懇墨謙。作一稟。竟得不死。

為冤重覆盆。稟求昭雪。事氏笄年嫁夫。從無間言。夫旋因商出門。歸期未定。詎知橫禍飛來。遽指浮屍為氏夫。而長官不察。將錯就錯。憑空坐實。即謂民婦為殺夫。民婦誣冤入地。固無足數。倘吾夫一日歸來。試問誰屍。其咎伏乞。矜全用待。夫歸上告。

(評)於萬無可救之時。平白地覓一生路。却全不費力。詩云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此義雖小。可以喻大。

起死回生之惡稟

馮執中

何某為里之惡霸。恃勢魚肉鄉民。家養亡命數人。與伊甥毛大毛二等。奸淫劫掠。無所不為。鄉人憚之。顧畏其悍。不敢發。邑紳有楊某者。曾任顯宦。聞其惡於縣。縣令捕獲嚴究。毛大毛二等聞耗。亟乞訟師作稟救之。事聞於楊。遂一併訴於縣。謂其劫財放火。縣令坐其罪。毛大處死。毛二流刑。毛二無術。更乞訟師為作一稟。得減罪焉。

譖官枉命事。孽豪楊某。誣舅為盜。恨身斥辯。捏指身為殺人放火重情。賄搆權吏。某讒譖問官。不審有無失犯。一任孽豪織詞羅砌。枉坐身死。弟流。據伊訴放火焚屋。所焚何屋。持刀殺人。所殺何人。兩無指實。虛構可知。冤重覆盆。乞天超拔。哀哀上告。

(評)打蛇在七寸裏。恰得好處。

移山倒海之惡稟

郁訟師



有郁訟師者。故與宰有隙。時邑城河忽現浮屍。面腐莫可辯。但知其男耳。宰循例驗之。有微傷。似非自盡。以無主故。遂寢其事。郁聞之。曰。此其時矣。乃嗾傭雌某。指爲夫。婦夫固死其戌。第骸骨未歸耳。婦如郁言。闖於屍場。不許殮。哭其屍爲親夫。請昭雪。宰恐會族人有言。爲夫死戌者。宰因責婦。斥遣之。婦返。郁復撰一稟。命再訴之。宰覽稟。噤然不能批答。始姑准嚴緝。婦因搶屍號哭。大鬧屍場。宰窘甚。急挽人出五百金了事。稟曰。

爲籲請伸雪事。竊氏夫於十年前戌邊。久無音耗。人疑爲死。卽氏亦謂爲無歸。日夜涕淚。近於三四月。忽得歸耗。方謂計日團聚。不料中途被害。擲屍中流。痛氏夫十年守戌。死於歸途。聞信之餘。肝腸寸裂。乃屍場認夫。籲請昭雪。不蒙明察。作氏夫爲已死。斥氏冒混。氏冤無可伸。竊念氏夫明明言歸。音信確實。何得測言已死。而屈指歸程亦屆。若謂我夫而非此屍也。此屍何人。此屍而非我夫也。我夫安在。氏上無翁姑。下無子女。煢煢子身。復何依恃。伏乞青天昭雪。以慰幽靈。哀哀上稟。

(評)張冠翠戴說得確似有理。我夫而非此屍等四句。妙極。妙極。明知其假冒。而不得直指。宜乎縣宰之不能批。只語智哉。訟師毒哉。訟師。

空谷傳聲之惡稟

謝方樽

地痞耿碧軒。有女性淫蕩。嫁於同里方氏子。方素貧。耿時存改嫁之念。而女亦嫌方子渺。日與無賴通。方苦之。初耿欲再嫁女於陳姓。方執不允。幾至成訟。耿以理曲不敢敵。嗣後耿與謝方樽商。謝曰。易與耳。汝令女與無賴夤夜遁。異地。汝訴於官。必得手也。並爲作一稟。耿依言而行。邑宰閱稟。竟責方交女出。方大恐。乞和於耿。耿不允。方無術。允女離婚。並捐其聘儀。事始寢。而耿女從容歸。再嫁焉。方父子聞之。氣憤填膺。不及一年。竟相繼卒。

爲逼命匿屍。籲叩昭雪事。身女十七歲。配方某子爲妻。詎方某素性淫暴。嫌女貌醜。捏誣污穢。日夜打罵。不料於是月某日。逞凶毒打。慘遭惡死。又復毀屍滅跡。誣捏逃走。竊女非蚊蚋。鬼域出逃。豈無人見。人逢明係。慘殺滅屍。懇天追屍填命。含



冤上告

（評）惡心腸。惡手段。惡計策。惡稟單。無一非惡。耿某既逞所志。而方氏一家無端隳滅于心。何安此訟師之所以為惡也。

含沙射影之惡稟

謝方樽

惡棍仲某素與渡者俞根生積宿怨。日思陷害。願無隙可乘。會仲父以酒醉夜行。失足墮河。死。河流湍急。覓屍不得。將藉是以害俞。乃與謝方樽商賄謝金。謝遂定計。以仲父之傘。刻其名。偽遺於俞之渡船上。俞不知。竟挈之歸。翌日而仲至俞門。遽見傘。遂扭俞訴於縣。以為殺父兇首。並遞謝方樽之撰狀。縣宰得狀窮詰。俞不供。加以重刑。繫獄數月。竟瘦斃。

為謀殺父命事。地虎俞根生素不守分。毒害鄉民。本月某日。痛父酒醉。日暮經過黃家渡。惡見醉人肩背。囊內有金。撐至深水。推落淹死。骸骨無跡。惟獲雨傘一把。作證。切思父命遭害。事變關天。乞臺正法。親勤追贖。填命泣告。

（評）俞根生之死。死於貪小利也。使俞而不拾遺物。則方樽之技無所施。而飛來之禍。惡可賈。雖曰方樽害之。實亦自處之耳。

狡免脫置之惡稟

金鶴年

陳文林與表弟張秋白。各出銀一百。販賣貨物。旋於陽駟李昭店地方分手。陳先入城中。張則攜款往新里投宿店。詎店主欺張孤身。又復中途露白。店主遽思謀財之念。竟將張謀斃滅屍。迨明日陳往覓弟。竟不得。且與店主口角。陳知表弟為該店謀財謀命。乃赴訴於縣。邑宰即拘店主。將嚴鞠焉。店主急命人賄金鶴年訟師。託撰一稟。竟得幸免。

為捏禍抵飾事。身充牙行。奉公守法。店坐街心。往來難掩鄰里耳目。詎惡棍某頭前飄空來家。尋索表弟某。身謝未見。當毆口角。架身謀害。控臺冤蔽。覆盆切客。非螻蟻本非。錙銖劫客。則阻塞四方。行旅謀財。則乾沒四處。同途非遭變故。必自作鯨吞。栽禍無辜。便回抵飾。乞一。台開豁。萬代脚恩。上訴。



(評)反口噬人使狡免脫置若非此毒計策店主必不得免訟師訟師罪過罪過。

### 假途滅虢之惡稟

湯執中

縣令陳公惡執中之干訟事也。乃繫之獄。將羅織其罪而置之死地。執中入獄後。設策謂羣囚曰。汝輩髮蓬蓬。殊不適。曷勿去之。對曰。願之。因無術也。執中曰。我能除之。羣囚喜甚。執中乃碎一碗磨之。鋒銳如刀。若然奏之。所過處咸濯濯。然牛山矣。湯暗計吾策已行。即撰一稟。令人赴控於府。府尹得稟。蒞勘之。果確。革宰職而執中得自脫云。

爲顯違國法。叛逆擅使囚犯薙髮事。竊某縣令以資緣得官。居心鄙穢。淫威恣肆。賄賂通行。以獄事爲漁利之門。以錢財爲死生之斷。邑民切齒。劣政惡聲。具載口碑。復藐玩國家重典。背叛朝廷定法。使數百囚衆悉行薙髮。巨慝大奸。存心莫測。伏思縣宰掌治百里。職在父母。竟敢自蹈典刑。毀棄憲例。作則如此。曷忘令人若

不究奸惡。滋巨患。防微杜危。實在此時。伏乞公祖查驗。重究正律。上告。

(評)身已成禽。釜魚幕燕。坐以待斃。耳自救無暇。安得陷人。顧執中則不然。身雖處危險。一髮之時。而從容不迫。安然設策。如天半神兵。從空而至。使縣宰無所措手。足出死入生。雖謂奇門遁甲之奇謀。誰云不宜。

### 泰山壓頂之惡稟

張文珊

孫某有女。美且慧。苛於擇壻。迄未得當意者。劣紳章以欣。有子名承祖。一輕薄少年也。豔女美。乞婚焉。孫不許。章怒甚。一日。女方倚樓閑眺。適爲章覩。乃百計調謔。穢狀難述。幾不可入目。女恚甚。問諸婢。知爲章也。大憤且哭。當以自縊死。孫詢婢悉。願末。乃訟章於法。顧無名義。遂商於文珊。爲作一稟。置章於法云。稟爲調戲閨女。寃遭逼死事。竊民女待字閨中。無違詩禮。日前曾有惡紳章以欣之子承祖。乞婚。民以素日無行。婉辭不許。章子積憾於心。前日民女與婢倚街樓閑眺。詎爲章子所見。百般調謔。污穢侮辱。民女一旦橫被惡辱。竟自懸樑。詢婢知



爲童子所辱。竊念該章以欣身爲邑紳。縱子行兇。目無法紀。調戲雖無。語言勾引。甚于手足。伏乞憲座按律懲治。以慰冤魂。哀哀上告。

(評)以調戲勾引兩字。輕輕點綴。便爾鐵案如山。萬無可免。勝敗之途。生死之門。在乎一轉移間。非訟師之手筆。其誰語此。

### 背城借一之惡稟

吳墨謙

村婦某氏虐婢致死。投屍井中。爲人所發。里中咸爲不平。報官檢驗。僉以擊斃投井。婦初不肯承。以惕於重刑。遂供不諱。邑宰治以故殺律。從減處絞。案定。婦家中人咸束身無術。相顧痛哭。既而聞墨謙名。乃踵求乞援。墨謙初不承。後以金賄墨謙。始允設法。令婦於覆審時翻供。請重驗。必得生。並作一狀。時婦獄已數月。婢屍體腐爛。無從再驗。案遂延不得決。數年後。以事隔日久。宰意亦懈。且無苦主催迫。竟草草釋婦。重慶再生云。

執拗天平。人命大辟。法難恣情滅律。是以民冤投憲雪。使女某盜米懼責。投井身

死。里長某。驗證某等。欺身出藝。他鄉抱首。身妻打死。拋井。蠢忤縣官。妄坐絞刑。思律故殺。使婢止徒。投井反償。出何律例。一婦含冤。不惜天下。主分堪傷。懇天重檢。若無生沙。情甘加斬。上告。

(評)村婦虐死婢女。議償當也。不料爲墨謙一翻手間。使兇暴者逍遙法外。被害者卒抱沈寃。幾令人以爲天下竟無真是非。而關係於世道人心者。厥深且厚。此吾所以稱訟師之智而不直。訟師之行也。

### 托樑易柱之惡稟

楊瑟嚴

江阿大者。一無賴子也。少習遊蕩。長而失業。浸流爲宵小。以偷竊爲生涯。一鄉無安枕。旋爲鄉人所逐。遂流無定所。一日雇舟作行竊生涯。泊舟於江邊某村。時村中有康姓。家貲巨萬。爲一鄉之首富。江慕其多貲。夤夜竊入房闔。爲家人所覺。江逸出。康家人追之。跡其踪。得康於舟中。翌日送於縣。將嚴懲焉。江無術。乃托人覓楊瑟嚴。以多金求計。楊教以術。並作一稟。初康有媳美甚。聞爲江所



誣。羞憤無地。竟自縊。康見媳死。竟亦疑爲江果有其事。始以家醜。故不復催。縣究詰。而宰亦以事殊。慙。遂略責江而釋放去。

辯誣。豁罪事。某爲服賈江湖。某日泊舟豪某樓下。一婦拋果誘姦。抵夜又婢促赴。約不虞公姑窺露。錮門捉賊。某卽奮勇逃歸。船戶可證。豈豪隱姦。捏盜證。台拘審。切思彼旣姦。隱不欲露。穢身豈甘盜。妄陷非辜。况指盜無贓。辯姦有物。乞嚴提伊。媳對理。涇渭自分。上訴。

(評) 瑟嚴之心險焉哉。其初作稟時。卽逆料康媳之必死。媳死。並料康之必疑。媳而江得從容釋出矣。是康媳之死。直瑟嚴之促其死也。使九泉含冤。萬載不覆。狠哉。訟師惡哉。訟師。

### 借兵救主之惡稟

諸福寶

有軍藉中人以軍需。藉債蕩其家產。並將軍田出典。旣而思回贖。轉賣以得善價。而受典者係里霸。不允。且年期亦未及。旋商於福寶。福寶命串族人出訟某。

私典田。福寶代撰一稟。縣宰得稟後。竟判許歸贖。而斥買者焉。

懇天救伍事。祖軍遠戍邊衛。遺立田苗若干。以作軍莊收租。應副在伍人役。族惡某嫖賭傾家。懸稱因軍積欠。聳一。台斷賣前田。切債係一人。私揭田乃合族公存。債有了日。軍無了期。此田一去。軍需何賴。望乞一究。奸斷回。啣恩上訴。

(評) 設策妙絕。奇絕。非此則軍田萬不能復。而債有了日。兩句說得堂皇。冠冕。其勝也宜矣。

### 蒼鷹避燉之惡稟

胡思齋

胡思齋者。陝之著名訟師也。善謀計。案經其手。必是非顛倒惑亂。宰是處者。咸憚之。無敢忤。鄉間嘗有牧牛羊。而誤傷仇者之田。因是涉訟。鄉人畏仇者勢。乞援於思齋。思齋曰。易與耳。爲作一稟。宰竟駁仇者訴。鄉人得免禍焉。

嫁害坐騙事。鄉惡朱二田。落山林傍下。鳥獸縱橫。晨昏耗踐。豈惡不思顧。乃尤人。縱放家畜。架情騙償。况依家三時。捕伺何時。無一獲毛踪。門首田地。滿前偏獨伊。



家受害。乞一。台原情。勘實杜騙。上訴。

(評)靈心巧舌。所謂入木三寸之筆。其安得而不勝哉。

鵲巢鳩佔之惡稟

馮執中

胡某以罪亡於外鄉。其妻美豔。且華年獨守空閨。未免傷春怨月。鄰有盛生者。風流雅逸。女頗慕之。托鄰嫗致意。生固深於情。厚感女意。遂相繾綣。愛好之深。與日俱增。女以夫負罪亡外。諒不歸來。且贅婿無行。俗例可逐。頗欲以終侍生。枕畔傾商。生大喜過望。於是竟亦入贅女家。登堂拜母。無何其夫竟返鄉里。悉其妻逐已再贅盛生。乃訟於縣宰。宰將拘生與女。生大驚。覓執中乞援。執中爲作一稟。縣宰見之。乃責胡而盛生焉。

乞杜飛騙事。某氏因贅婿某。犯奸逃外。年久不歸。身老家貧。難以度活。將女招身婚娶。經今三載。婚書存證。豈惡今歸。聽峻隱情。告騙不思。律有夫出三年不歸。許令改嫁之條。况伊負罪逃。出縣妻苦貧。出嫁母既主婚於前。惡乃追悔于後。杜騙

敦化上訴

(評)執中之爲此謀者。當也。胡某無行。女從之。永無出頭之日。盛生風雅士。與女偶。誠得其所。執中一稟。使一對有情人。永成眷屬。成全之美。不可沒也。誰謂訟師之行事。爲盡可棄耶。

返敗爲勝之惡稟

孔式如

宋仙洲者。以鹽賈起家。富甲一鄉。性好漁色。卽雇傭少有姿色。亦無一免者。蓄四妾。而意猶未愜。嘗買棹遊於某山。覩一婦美甚。偵知爲鄉人某氏女。女家惟老母。老態龍鍾。家事悉由母規劃。母固聰明善斷。故措置殊裕。如宋見女。卽顛倒若狂。乃命豪奴數輩。挾之登舟。女惟痛哭悲呼乞援。鄉中人畏宋焰。不敢攬。女人舟。宋百般調謔。女大哭且詈。宋乃繫其手足而污之。女不能抗。惟含羞忍辱而已。夜中女得間。投水遁。當夜奔入城。訴於縣。縣宰爲初抵任。方切意除暴。得女訴。大震怒。星夜拘宋。宋知不免。乃商於孔式。如式如探悉女母頽慶。乃作



一稟反誣女。宰提女母訊鞫。龍鍾頹廢。不得要領。而宋之禍。遂得幸免焉。  
為誣騙事。弊俗門樞。多以人命圖賴。婚姻構訟。輒指姦罪。壓誣某為難嗣。憑媒某  
聘娶惡某妻。某氏為妾。月餘無異。詎料惡聽仇唆。捏某先奸妾身。投水等情。切思  
立有婚書。非奸明白。既受財禮。情願可知。今乃知奸復嫁。既嫁告奸。奸局顯然。投  
乞電察。以杜訟端。急切上告。

(評)此女殊俠惜乎。為訟師所算。不然彼大腹賈。必不得免。素願不償。此身永  
辱。千載以下。猶令人扼腕嗟嘆。於不自己訟師之肉。尚足食乎。

### 金丹換骨之惡稟

朱訟師

朱某佚其名。工心計。一時咸以訟師目之。與訟者與之商。或得其一稟。必操勝  
算。人由是憚之。聞朱訟師之名。咸不敢忤。朱少嘗向四川布商。購布若干匹。潛  
以包銅假銀。詐作細絲成色。四川初不察。受之。既而辨為偽也。與朱較。朱不承。  
商乃訴於縣。縣提朱。朱即手撰一稟。投之。商不得直。懊喪而去。

為究奸杜騙事。某買四川綿布。銀係足式。憑牙某。眼同交易。詎惡生奸。故將包銅  
絲銀。勢壓轉換。心不甘騙。觸怒告台。切思人非異面。市乃通衢。法禁嚴明。誰敢滋  
偽。乞剪刀風。不遭賴騙。上訴。

(評)人情鬼蜮。况乎市井之間哉。以商之被騙。自固失慎。要亦防不勝防。朱某  
毒口。誣人反敗為勝。其計亦黠矣。

### 千鈞一髮之惡稟

謝方樽

刁僕楊二。本係棍徒。遊蕩賭博。無所不為。楊翁寵之特甚。楊二先與侍婢春香  
通。我我卿卿。儼然夫婦。楊昏瞶糊塗。不知亦不禁。翁有妾。頗俱姿色。楊二得隴  
望蜀。時思勾引。以無間不得逞。一日妾方浴於室。為楊二所窺。於是淫心大動。  
不克自禁。而門亦未閉。遂闖入求歡。妾亦淫蕩者流。竟允焉。歡好未闌。適為春  
香所窺見。於是醋波大起。潛以報翁及楊婦。翁直入妾房。而妾方作鴛鴦戲也。  
楊二見翁入。遽起以赤身遁。翁怒妾之淫也。遂縊死之。旋恐事發。乃買禍於僕。





謂爲強奸扼斃。訴諸縣。縣宰見僕狀。知非善類。卽重刑勒供。僕乃誣服。秋決有日焉。會臬司按案臨縣。僕乃托人請方樽撰一稟。寥寥數語。臬司某見狀。覆審盡得實。僕遂不死。

震劈飛冤事。臬惡呈二主母身故。冤男某姦殺告縣。慘刑屈招。冤沈黑海。切奸無捉獲。涇渭難分身死。不明更何證。佐懇天鏡照。飛霜詐情不覆盆。下迫切上訴。

(評)用訟師於懲奸。甚惡扶弱植孤之地。其功可勝於豪俠。義士萬萬。蓋其用心細慮事精。萬非豪俠者逞其意氣之所可比。特訟師之不肯爲耳。如楊二者惡則惡矣。而楊妾之死。非彼而誣之事。固有冤抑者在。微方樽則楊二冤遭大辟。以事論則可誅。以情論則可愍。楊翁確係主犯。陷人自脫。亦不得謂平。故方樽之於楊二庸亦未叛乎理者。雖曰懲奸扶弱。滋無愧也。

### 追魂奪命之惡稟

金鶴年

許生萬選。家綦貧。好學不倦。娶妻莊氏。姿首殊麗。而性風華。夫婦間尙安謐。惟

頗嫌生貧。黃鴻年者。豪家子也。見女美。涎之甚。女亦羨黃華裝美服。心頗許之。眉目傳情。浸假而通言語。不逾月。兩相繾綣。愛好逾常。女自得黃。視生如糞土。日非詬厲。以微隙。故歸母家不返。生與女對。如日偶。獲厲頗苦之。女去不返。心亦滋釋。且生刻意讀書。亦不暇計及旁事。女歸家後。日與黃處。儼然夫婦也。猶以爲未足。謀與生離折。黃乃商訟師金鶴年。金設策令黃故訴女之母。匿女不嫁。旋由縣判令迎娶。黃大喜爲親近焉。生苦讀書。不知也。事隔二年。生思與女會。始探悉。再嫁黃氏。因與爭不直。訴於縣。鶴年故已代撰一稟。黃至是始投之。縣斥生而歸女於黃矣。

爲謀奪生妻。設詞誣訴事。生與莊女幼年禮聘。媒妁可證。中途悔異。曾叩鈞案。蒙諭歸娶。成訟數年。恩諭亦非一次。惡貪妻色。捏空媒奪。誑詞誣訴。妄圖惑聽。生方成禮。惡卽誣捏。何以未嫁。絕無人影。旣嫁。忽有二夫。天監難瞞。望光上訴。

(評)鶴年之設此策。可謂周矣。兩年僞訟。使許生無所措。詞訟師之心。計安得



而不懾哉。

### 縱虎歸山之惡稟

曹炳文

朱某家貧。贅於章姓。章以夫死姑老。外應乏人。故由媒議贅朱某。不料朱自入門後。忤逆凶暴。婦復從而媒藥之。姑不能堪。後悔不逮。既而竟盡其章家所有。挈婦自歸。章媪以失媳喪物。氣憤如狂。訴於邑宰。宰怒。飭迅提嚴究。朱因大恐。亟覓訟師曹炳文。倩其作一稟詞。上竟批以母子天親。不得以無子之媳。羈顧母之子。惟入贅不索財禮。超超之恩。在所當報。合償銀五兩。以贖殘年。婦從夫歸。不得抗阻。此諭。媪見宰諭。徒喚奈何而已。

兩難事。母生二子。弟幼繼伯。身貧未婚。憑媒人贅章媪為妻。議章三載作聘。上滿求歸。觸起逆叛。痛思家貧母老。再無財丁。欲終事章。棄母則不孝。欲歸養母。背義則不忠。勢極兩難。叩天裁豁。上訴。

(評)朱某固非善類。而章媪亦不是個東西。炳文一稟。却便宜了一對狗男女。

我為之不平。

### 圍魏救趙之惡稟

謝方樽

鄉有王某者。無賴狡惡。某日之黃昏。與隣人趙某口角起釁。繼致毆打。中趙要害而死。王幸以無人窺見。當即脫逃。求計於方樽。方樽命王連夜奔出境三十里。潛入李姓家。作盜物狀。故為所執。送於縣。後趙案事發。有疑為王殺者。窮詰焉。方樽為一辯冤稟詞。上宰始不疑。而別緝真兇。王薄責釋出。趙案亦以真兇難緝。案遂擱置。

為劈辯飛誣事。竊殺人戕命。案豈尋常。扳誣造謠。律嚴反坐。惡某砌詞。誣告捏身。戕害人命。小民怯憊。乃饑寒所趨。無故殺人。背情理之外。李姓地與趙所水隔。三重路遙。三十里。若謂殺人於趙室。豈能偷盜於李家。且殺人稱於夜半。掘壁尚在黃昏。情理昭然。伏乞鏡鑑。含冤上訴。

(評)以事論殺人。惡能偷盜。以時論夜半。後與黃昏。事實昭揭。確係扳誣。而孰



知其訟師之狡。儻哉我。于是嘆聽訟之難。而服訟師之智。

### 突梯滑稽之惡稟

任連芳

觚堂筆記載某縣新令蒞任。訟師任連芳以其未謁也。頗啣之。旋悉新令患欠舌。期期艾艾。口齒不清。思以計辱之。會有刻石者。與顧客訟。任為一稟。令讀之。不能成。只字時傳為笑柄。

控為突兀事。有石雪澤者。勒刻劣木。約日不出。擲石擊額。額裂。血出。懇即核奪。

(評)此狀即令口齒無病者。讀之亦覺格格不能成語。想見當時邑宰之窘態。直可捧腹三日。

### 解鈴繫鈴之惡稟

金鶴年

鄉有淫僧慧空。與隔岸孀婦陳氏通。往來頗密。陳生有兩子。性純孝。故隱忍不言。僧赴陽台。必以夜半。以銀河間阻。殊多不便。因聳婦命兩子造竹橋。婦從其言。婦子唯唯受命。即日鳩工起建。數日橋成。鄉人有知隱事者。皆擲撿二子。二

子羞憤之餘。求計於鶴年。鶴年唆使二子殺僧。為命撰狀自首。縣宰憐二子為減罪焉。

為蒙恥雪恥。忍仇復仇事。竊民父早喪。淫僧慧空來舍。勾誘生母。身隱忍不發。乃僧自建橋無阻。益肆猖獗。不特明去宵來。浸至白日盤踞。鄰里切齒。戚族懷讐。憤於昨夜殲此禿顛。誅身者法。粉骨奚辭。罪吾者母。結脚後報。竊身造竹橋。所以從母命殺惡僧。所以報父仇。身處兩難。勢不自全。伏叩憲判正律。身死無怨。憑情上告。

(評)子不捉母姦。為其叛上也。然國法有時而窮。不得不濟以人情。若陳婦與慧空者。既乏舉法之人。終無覆敗之日。彼子從而殺之。謂之天誅。而假手伊子。也可邑宰之減罪。達乎人情。合乎法理。鶴年固快人。而彼宰亦復解事。

### 斬王歸漢之惡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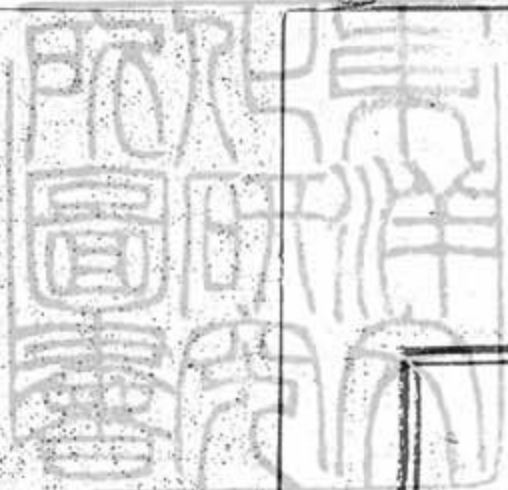
吳墨謙



某姓女幼配於鄰右楊某。婚後逾年。而楊翁媪相繼逝世。楊子素無行。至是更無羈勒。蕩其家產。未替年而盡。女見壻傾家。遂歸母家不返。既而再嫁於同里陳姓。楊子探悉。訟邑。女求墨謙作一稟。宰竟判女歸陳姓。而略償楊子以金結案云。

超豁女命事。身女許配某。終身仰望。伊父身死未冷。嫖賭傾家。前年典田不合尺土。今歲賣屋不完片瓦。家喪心願。自寫退書。領回財禮。竊壻非肖。子女始二。夫再判成婚。終身冤陷。乞恩超豁。上訴。

(評)再判成婚。終身冤陷。說得吻合情理。判女歸陳。所謂出地獄而登天堂者也。宰與墨謙拔女於水火。功德不少。





257153

1871

